

马克思论巴黎公社的历史经验及其当代意义

杨长福,马小帅

摘要:巴黎公社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形式,马克思深刻总结了其历史经验教训。今天,回顾马克思的这些分析和总结,对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马克思;巴黎公社;无产阶级专政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999(2020)01-0001-04

作者简介:杨长福(1964—),男,博士,重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小帅(1990—),女,重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7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理论。

收稿日期:2019-10-29

基金项目:2016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政治哲学史视阈中的马克思公共性思想研究”(16CZX013)。

DOI:10.19406/j.cnki.cqkxybskb.2020.01.001

巴黎公社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的政权形式。其存在虽然短暂,却引起了马克思的强烈关注。无论是在巴黎公社存在时期,还是失败之后,马克思都对其展开了竭力的关注、认真的分析,并深刻地总结了历史经验教训。今天,无产阶级政权已经在中国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已经充分被认同。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和平与发展的国际环境给了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机遇,如何抓住这一千载难逢之历史机遇,如何充分利用自己手中所掌握的国家机器,对外赢得发展的时间和空间,对内团结和带领全体中国人民实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这一重任就落在了中国共产党人身上。因此,回顾马克思对巴黎公社历史经验的分析和总结,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无产阶级应该怎样认识国家

无产阶级要获得真正的解放,必须要有自己的国家。因此,无产阶级如何认识和掌握国家,是能否最终获得解放的关键所在。巴黎公社虽然是无产阶级的政权形式,但却留下了深刻教训。为此,马克思写出了《法兰西内战》,恩格斯为该书1891年版本写了精辟的《导言》,并在其后的众多文献中分析、归纳、总结了巴黎公社的历史经验和教训。

在马克思、恩格斯深刻总结的经验教训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必须明确认识和正确对待国家,准确把握国家的本质,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和把握资产阶级国家的本质,才能真正建立无产阶级的国家和最终实现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目的。

(一)无产阶级不能依靠资产阶级国家获得解放

国家的存在和运行是通过行政权力来实现的,但任何权力都是有边界的,超出这一界限,不但权力会失去限制,更会导致权力的超常发展。这样的情况一旦出现,必然会导致权力与权力的使用之间关系的异化。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的国家权力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甚至一个以一伙饿鬼般的亡命徒做后盾的、平庸到可笑地步的冒险分子,都可以来运用它”^{[1]137}。众所周知,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国家是社会发展的结果,是社会陷入不能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却又摆脱不了这些对立面时的产物。历史上的任何国家概莫能外,资产阶级国家也是如此。资产阶级国家与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国家政权的不同之处在于其推行普选制和代议制,并以此将自己装扮成“代表”全体人民的国家。马克思对此明确地指出,资产阶级的国家不是全体人民的国家,是资产阶级对权力的垄断。正因为如此,资产阶级国家才会宁愿把权力用到极限,也要镇压无产阶级的反抗。这同时也告诉无产阶级,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要想获得这种解放,不能依靠资产阶级国家;相反,只有推翻资产阶级国家,才能建立无产阶级自己的国家。

(二)无产阶级只有“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才能建立自己的国家

巴黎公社让马克思称道和赞赏的地方,恰恰就是作为无产阶级政权第一次出现的形式和最初尝试。马克思认为,公社是“帝国本身”的“真正对立面”,也是资产阶级国家政权即“集权化行政权力”的对立面^{[1]138}。同资产阶级国家的根本对立,正是巴黎公社这一无产

阶级政权形式的特殊之处。但巴黎公社的本质是什么呢?马克思描述道:“公社——这是社会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把它从统治社会、压制社会的力量变成社会本身的充满生气的力量;这是人民群众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他们组成自己的力量去代替压迫他们的有组织的力量;这是人民群众获得社会解放的政治形式,这种政治形式代替了被人民群众的敌人用来压迫他们的假托的社会力量。”^{[1]140} 诚如马克思所说,这种“收回”,不是简单的转移,不是把资产阶级国家及其所属“变成”无产阶级的国家即可,而是“打碎”。早在《雾月十八日》里,马克思就预言在法国革命的下一次尝试里,国家机器不会是从一些人手里转移到另一些人手里,而是应该把它“打碎”,这是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我们英勇的巴黎同志们的尝试正是这样”的。马克思认为,这是巴黎公社在对待资产阶级国家及其国家机器问题的首创,将其概括为巴黎公社的“革命原则”,并指出:“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存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1]95} 在马克思看来,无产阶级要获得解放,首先要掌握国家机器,但不能简单地照搬传统的国家机器的职能,而是要在消灭国家机器传统职能的基础上,赋予它全新的职能。在对待旧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时,无产阶级要用暴力革命的方式“打碎”它、“摧毁”它。这里,马克思肯定了无产阶级革命进程中,暴力革命的作用和意义。资产阶级国家被“打碎”后,取而代之的只能是人民的政权。也就是说,无产阶级要想获得解放,必须要有属于无产阶级自己的政权,这一政权即无产阶级专政。

既然是革命原则,那这一原则就不能只适用于巴黎公社,而是应该适用于所有无产阶级革命的地方。事实上,无论是马克思、恩格斯,还是列宁,都将此原则当作具有普适性的一般原则对待并加以论述。马克思恩格斯在1872年《共产党宣言》的序言中再一次提到了巴黎公社的原则,并由此认为这表明工人运动已达到了新的高度和阶段^{[2]376}。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认为,“摧毁”资产阶级国家机器,是无产阶级在革命进程中对待旧有国家的主要教训^[3]。

二、深化无产阶级专政理论

在历史唯物主义中,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占据十分独特而且重要的位置。历史唯物主义,就是要在社会历史观上坚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以人为本,让人从自然和社会的桎梏中解放出来。马克思主义认为,现实的人中只有无产阶级能够达到要求,实现任务。可是,无产阶级还处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奴役下,还遭受着资产阶级的

剥削和压迫。因此,历史唯物主义目标的实现,首要的就是使无产阶级获得解放。无产阶级如何获得解放?摧毁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就成了历史的必然选择。因此,马克思用了大量的笔墨对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进行了论述。

(一)马克思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渊源

在巴黎公社之前,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可以追溯到《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等著作,以及马克思对1848年欧洲革命经验的总结等文献。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提出,“劳动阶级”,将“创造一个消除阶级和阶级对抗的联合体”以代替“旧的市民社会”即资产阶级的专政^{[2]275}。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明确指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必须是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而把无产阶级“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即是国家^{[2]421}。在对1848年欧洲革命的经验总结中,阶级斗争、推翻资产阶级的专政和政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建立工人阶级的政权等著名论断和思想被明确地、正式地表达出来。巴黎公社检验和深化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

(二)巴黎公社为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深化提供了方向

巴黎公社这一无产阶级政权的第一次尝试,为马克思深化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提供了具体参照物。马克思在总结其经验教训时,继续强调了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性。马克思的这些论述,深化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为后来的无产阶级革命提出了更加明确的方向。

1. 无产阶级政权是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

巴黎公社彰显出它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公社完全是一个具有广泛代表性的政治形式。”“它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生产者阶级同占有者阶级斗争的产物,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1]102} 马克思之所以要特别肯定这一政治形式,是因为这是巴黎公社社员们的首创,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根本要求和保障。无产阶级如果没有自己的政府,他们的权利如何保障?只有政治解放而没有经济解放,他们拿什么来保障自己的权利?而且,一旦没有了经济基础,所谓政治解放也只能是一句空话。正是据于此,马克思详细地描述了公社采取的一系列经济政策和措施^{[1]107}。习近平评价巴黎公社的创造性革命举措是“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由人民当家作主政权的第一次伟大尝试”,此后各国工人阶级通过斗争,“取得了政治选举权、八小时工作制、劳工立法等过去不可能取得的重大胜利”^[4]。

2.建立人民的武装是无产阶级专政巩固的首要条件和根本保证

人类的历史总是处于变革和发展之中,社会形态总是处于不断更替之中^[5]。巴黎公社的前进进程也不例外。对于巴黎公社这种在革命成功后并不取消政权,反而加强政权,试图让政权演变为新的形式,马克思进行了认真的思考和总结。这些思考和总结一方面深刻反映了巴黎公社起义的伟大意义,另一方面深化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斗争并取得胜利不是一蹴而就的,因此,要保卫无产阶级政权就必须要有自己的武装力量。“建立人民的武装是无产阶级专政赖以巩固的根本保证,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首要条件。”^[6]提出建立人民的武装,并以此取代资产阶级国家的武装力量,既反映了无产阶级专政同资产阶级国家的根本区别,也表现了公社已不同于先前的国家,并使国家向非国家的过渡成为可能。这是人类进入无阶级社会、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必然步骤。由此可见,巴黎公社的经验就是在今天也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也有其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3.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关必须推行民主化

巴黎公社在国家机关中推行民主化,而不是实行官僚化。马克思认为,这破除了国家管理中的神秘性,公职人员成为真正工人的职务,这为国家机关的民主化创造了条件。国家公职人员只领取相当于工人的工资,是“领工资的公社勤务员”^{[1]105}。这为防止公职人员由社会公仆变成社会主人提供了解决问题的思路。公社还实行普选制,它同议会一道成为国家机关民主化的必要形式。公社由通过“普选”选出的“市政委员”组成,他们只“对选民负责”,大多数都是工人或工人阶级的代表。公社是一个“实干”的机构,因此,它既是“行政机关”,也是“立法机关”^{[1]98}。

4.无产阶级专政必须要有工农联盟

在巴黎公社的众多经验教训中,重要的一条是关于工农联盟。公社只把自己的关注重心集中在巴黎地区,对巴黎以外的广大民众,尤其是农民的动员程度不够。这导致了在起义急需更广泛的支持时缺乏足够的力量,以致于在各种反动势力的干涉下,公社最终失败。其实,马克思早在1848年时就指出,无产阶级在革命进程中要“合唱”而不是“孤鸿哀鸣”。面对巴黎公社,马克思更是深刻地认识到,无产阶级专政中必然包含工农联盟。同时,城市无产阶级也必然是农民阶级的领导者。“农民很快就会欣然接受城市无产阶级为他们自己的领导者和老大哥!”^{[1]146}建立工农联盟,并确立无产阶级为领导阶级,马克思的这一主张,有着恒久的意义。

5.无产阶级必须确立自己新的意识形态

马克思在对巴黎公社经验的分析中总结了无产阶级还必须确立自己的意识形态,诸如政教分离、教育科学从宗教和剥削阶级的奴役下解放出来,以及无产阶级的国家必须是民主集中制的民族统一国家等重大问题。

马克思肯定了巴黎公社对常备军、警察等旧政府的物质力量的摧毁之后,便“急切地着手”去摧毁同样是压迫工具的“精神力量”的做法。这种精神力量的标志和典型代表就是“僧侣势力”。摧毁这种力量的方法即是“宣布教会与国家分离”,还要剥夺教会占有的财产,使教士们回归到“清修隐遁”的生活,依靠信徒的“施舍”过活。同时,一切教育机构都免费对人民开放,并使其完全不受教会和国家的“干涉”。马克思认为:“不但人人都能受教育,而且科学也摆脱了阶级偏见和政府权力的桎梏。”^{[1]99}

马克思关于巴黎公社国家政权组织的经验总结是:巴黎公社所组织的“生产者的自治政府”要成为全法国的榜样,也是“最小村落”的政治形式。农村的常备军由服役期短的“国民军”代替。共同事务由“代表会议”处理,而代表随时可以被“罢免”,其权力也必须受到“约束”,这种约束来自于选民给予他的“限权委托书(正式指令)”。中央政府为数不多的重要职能仍将保留,但却必须由公社的“勤务员”来执行。民族的统一由公社“在体制上、组织上”保证,其办法是:“消灭以民族统一的体现者自居同时却脱离民族、凌驾于民族之上的国家政权”,旧政权中“纯属压迫性质的机关”必须“铲除”;合理的职能则“夺取”过来,归还给勤务员。公社实施普选权,因为它最能代表公社的精神^{[1]99-100}。

马克思正是通过上述巴黎公社经验教训的总结,深化和发展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巴黎公社的革命原则对于正在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中国,仍然具有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三、马克思对巴黎公社失败的经验教训总结

从1871年3月18日到5月28日,巴黎公社仅仅存在了72天。其失败一方面与公社太过于“早产”有直接的、必然的关系;但另一方面,也有革命者们(社员们)主观的原因。客观原因不可避免,认真分析、总结主观原因,无论是对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丰富和完善,还是对其后的无产阶级革命,都有普遍的直接的意义。正是据于此,马克思从政治组织和思想上认真总结了巴黎公社的经验教训。

(一)无产阶级革命必须要有无产阶级政党领导
革命是大事件,任何一次革命的发生,都必须要有

有明确的纲领和目标、完整的组织和计划,而巴黎公社,恰恰在这一点上做得非常不好。公社虽然有领导者,但这些人布朗基主义者和蒲鲁东主义者,根本不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没有无产阶级自己的政党领导,是巴黎公社失败的重要教训。这条深刻教训被无产阶级政党写进了教科书,成为了后来的一切无产阶级革命取得成功的根本经验。1871年2月13日,在公社起义之前1个月,恩格斯就指出:“各地的经验都证明,最好的办法就是在每一个国家里建立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这个政党要有它自己的政策,这种政策将同其他政党的政策显然不同,因为它必须表现出工人阶级解放的条件。”^{[1]40} 马克思根据失败的教训,总结出了必须建设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此后,无论是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还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在无产阶级革命进程中,以及在革命取得成功之后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都始终强调无产阶级政党对革命和建设的极端重要性。改革开放进程中,邓小平明确提出“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思想,这既保证了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的顺利进行,也保证了中国前进的社会主义方向和社会主义道路不会改变。习近平站在新时代的高度,突出和强调了加强执政党建设的极端重要性。

(二)无产阶级革命必须要有科学社会主义思想指导

巴黎公社虽然是无产阶级政权的第一次尝试,但其指导思想却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即不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布朗基主义是空想社会主义,蒲鲁东主义是小农和手工业社会主义。它们都是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不可能带领和指引无产阶级取得革命的成功,巴黎公社的失败也就不可避免。后来,俄国十月革命胜利,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则从另一面证明了必须建立马克思主义政党,坚持科学社会主义思想,无产阶级革命才能够

取得成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则表明了只有科学社会主义才能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专政的胜利成果。指导思想不明确,甚至采用错误的指导思想,必然会危害到革命事业。巴黎公社起义之后在思想上仍然以资产阶级人性论和人道主义为出发点,导致了革命的不彻底,表现为没有向凡尔赛进军,没有乘胜追击。公社委员过早放弃自己的权力,没有建立革命的专政政权。巴黎的工人阶级对待斗争的自觉性还不高、还不够。工人阶级必须在革命进程中、在复杂的环境中学会斗争。要懂得斗争,善于斗争,敢于斗争,并最终夺取斗争的胜利。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虽然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主的阶段,不再强调阶级斗争,但是,社会主义事业是一项伟大的事业,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是一个伟大的梦想。进行伟大的事业,实现伟大的复兴,就必须从事伟大的斗争^[7]。因此,巴黎公社的经验和教训,对重振和提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有着重大的意义^[8]。巴黎公社曾经的经验,在当今中国,仍然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G].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G].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3] 列宁选集:第3卷[G].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43.
- [4] 习近平.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是共产党人的必修课[J].求是,2019(22).
- [5] 杨长福,杨晟,杨登述.马克思的社会变革理论及其哲学基础[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4).
- [6] 黄楠森.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第2卷[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1:93.
- [7]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15.
- [8] 高放.第一个工人阶级政权巴黎公社崭新创举[J].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14(5).

(编辑:唐光雄)